

折翮记

The Story of Broken Quill

陈镇怀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折 翮 记

The Story of Broken Quill

陈镇怀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折翻记

陈镇怀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0

ISBN 7-5360-4813-0

I. 折...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2248号

责任编辑: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施 浩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787×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5.75 1插页
字 数	500,000字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813-0/I·3784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偶尔狺狺几声犬吠，显示了这个小小村庄的存在。

村子虽小，村东头却有一座带有后花园的大宅。

在这座大宅的二进院北面东侧的大房子里，十五岁的少女朱莉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今夜，她心里隐隐感到心慌和惊惧。到底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

五岁的弟弟像一只可怜的小猫，蜷缩在她怀里，柔软的小手轻轻地捻动着她右侧的耳朵。

母亲是在近四十岁时生下这个弟弟的。

在弟弟极不情愿来到人间的阵阵啼哭声中，母亲因难产大出血而极不甘心地离开了人间。

母亲在弥留之际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对站在床前的两个女儿——朱莉和姐姐朱燕说：“我……要走了……我总算为朱家留下一根血脉……常言道无母嫂为娘……你们没有兄嫂，这苦命的孩子无母姐为娘……你们姐妹俩一定要将弟弟抚养成人……娘在九泉之下会保佑你们……千万千万不能照你爹说的把弟弟送人……”

望着母亲毫无血色、苍白如纸的脸，失神的眼睛、被汗水浸透的湿漉漉的头发，朱燕、朱莉姐妹俩感到天仿佛就要塌下来……

家里没钱，请不起奶妈。

朱莉抱着饿得伸胳膊蹬腿、声嘶力竭啼哭的弟弟，摇着、哄着……姐姐朱燕用一把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弟弟粥汤。看着瘦得像只小猫的弟弟，想起母亲去世时的悲惨情状，姐妹俩相视一眼，发现对方的眼里都蓄满着泪水……

日子在愁云惨雾中一天天过去，弟弟快两岁了，仍然不会走路，他脑袋大大的、脖子又细又长，两条细腿瘦得像麻秆，两只眼睛又大又亮。每当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无论朱莉怎么哄，他就是怯怯地迈不开步。

等到弟弟终于能蹒跚学步时，姐姐朱燕却离家出走了。急疯了的朱莉跑遍了所有亲戚和熟人家，都打听不到姐姐的下落。

父亲心疼地看着朱莉，低声说：“别找了……你姐姐到她该去的地方……”

照顾弟弟的担子落到了朱莉一人身上。父女三人守着一座空洞洞的大宅子。朱莉觉得日子是那么的难熬。

每当月色清亮的夜晚，村里的孩子成群在宅门楼前的旷场上玩摔石子、跳格子、老鹰捉小鸡，朱莉会忍不住跑出门去，在一旁看着。

但是，她无法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因为弟弟总是趴在她背上，两条小胳膊紧



紧地搂着她的脖子。任凭朱莉怎么哄，他都不肯下来，朱莉说急了，他就哭。

朱莉经常梦见弟弟在前头欢快地蹦跳着，奔跃着，咯咯地笑着……她在后头轻飘飘地跟随着……醒来时，总是泪水已打湿了枕巾。

父亲从不抱弟弟。弟弟也惧怕他。每当看见他，弟弟总是举着手臂，慌忙扑到朱莉怀里。

父亲总是神情落寞。常常一个人呆在后花园书斋里，不是低头踱着步子，就是手执书卷，望着窗外园子里凋零的花果树木发呆。

秋天傍晚，山含夕阳的时候，高空上方雁阵鸣叫着南飞。地面上一支队伍从砚台山里开出来，村民们拥到路边，看着这支服装杂色、手持各式武器的队伍经过村东头的大路朝南面的上岛市匆匆奔去。

朱莉也背着弟弟，挤在人群中，探着脑袋好奇地望着这支队伍。

回到家里，朱莉把看到的一五一十地告诉足不出户的父亲。

父亲一下抓住女儿的手臂，兴奋得声音微微颤抖着：“孩子，你看清楚了？”

望着父亲闪闪发亮的眼睛，朱莉使劲地点头。

“好了，这下好啦！”父亲连连搓着手，在书房里走过来，走过去。

“爹，为什么，你为啥这样高兴？”朱莉惊异问道。

“爹这下可以出去做事啦！”父亲在朱莉面前停住脚步，微微地俯下身来说：“这支队伍的领导是我在南洋时结识的好朋友，中共党员庄荣南先生。两年前，就是他把你姐接到砚台山里参加游击队……”

“真的！”朱莉欢叫着。她蹲下身来，把弟弟放在地上，转过身来，紧紧地抱住他。欢悦地说：“弟，大姐就要回来啦！弟，咱们有个当大军的大姐……咱们就要见到大姐了！”

“来，孩子！”父亲拉着女儿回到前院。他从房里的大衣柜中拿出许久没穿的白色西装，让朱莉找出熨斗仔细熨好。自己从衣柜顶上拿下白色的皮鞋和通帽，细心地擦拭着。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兴冲冲地进城去。

看着神采奕奕、飘逸洒脱的父亲，想着他很快就会带着当大军的大姐回家来，朱莉觉得世界一下充满阳光。父亲走后，她拉着弟弟在院子里又唱又跳。

黄昏时，父亲一个人回来。

他目光黯淡，神情沮丧。

弟弟又爬到朱莉背上，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两只大眼睛从朱莉脑后愣愣地看着父亲。

“爹，我姐呢……”朱莉微微弓着腰。

“唉……”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姐……有的说她牺牲了，有的说她去上中南军政大学……庄荣南先生受了重伤，到野战军的医院住院去了。军管会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你姐到底……没个准确的说法……”

朱莉转身，跑出父亲的房间，来到大厅里。她拉着弟弟，一下跪倒在大厅正面高高的神龛前。

“爷爷、奶奶、娘！保佑我姐平安归来啊！娘！你说会保佑我们的……弟弟已五岁啦，爹给起名叫正雄……娘，你可要保佑大姐平平安安回家来……保佑我弟弟快快长大……娘！”

她连连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

朱莉迷迷糊糊正要入睡。

突然，朝着院子的窗外闪过手电筒的光束！隐隐约约能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和压低嗓音的说话声。

她惊悚地一下坐了起来，摸索到放在床头的火柴，一连划了几根，都没划燃。她摸黑下床，双手哆嗦着抱起弟弟，穿过大厅，跑进父亲没有关上房门的睡房。

“爹！爹！”朱莉声音颤抖。“院子里有人！”

父亲一跃而起。

大厅镂花的木门吱的一声拉开。身穿白色绸衣的朱友清抬腿跨出大厅门槛。他手里掌着煤油灯，玻璃灯罩里橘红色的火舌闪耀着。

朱莉弓着腰，背着弟弟，站在父亲身后。

已惊醒的弟弟紧紧地搂着姐姐的脖子，两只大眼睛躲在她蓬松的头发后面，恐惧地望着院子里十几个手持棍棒和手电的男人……

“乡亲们，”朱友清声音平静地说：“你们深夜翻墙入院，闯进我家来，这是何故啊！”

众人都低下了头，院子里一下静了下来。

站在众人前面的农会主席朱友钦和民兵队长朱阿霸抬头望了望台阶上的朱友清，两人又回头对望了一下，显得有点慌乱。

但是，巨大的财富诱惑着他们。

“啜……啜……朱友清，你这个汉奸、反革命！……谁跟你是乡亲……你还威风什么……”朱阿霸高声喊道。

“我不是汉奸！也不是反革命！”朱友清一字一顿地说：“友池是当了伪区长，但是他一给日本人办事，就被我逐出家门。抗战复原后，他举家逃往香港，我跟他没有往来。这个你们是清楚的啊！”

“你亲弟弟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大汉奸，你就是汉奸，反革命！”朱友钦声嘶力竭：“别听他啰嗦，捆起来，把汉奸反革命分子朱友清捆起来！”他朝朱阿霸一招手，高大粗壮的朱阿霸立即冲上台阶，一把将朱友清推下台阶来。

朱友清手里的煤油灯摔破到地上，溢出的煤油在地上燃起一堆火……

“爹！”朱莉奔下台阶，她背上的弟弟吓得“哇哇”大哭……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朱友清极力挣起头来。“我是马共党员……抗战时，我在马来亚……把橡胶园和锡矿卖成现洋，交给陈嘉庚先生送回国内，支持祖国的抗战大业……前几年，我还把女儿朱燕送到砚台山，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我怎么会是汉奸！我怎么会是反革命！”

朱阿霸扭着朱友清的胳膊，犹豫地望着朱友钦。

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

“什么牛共、马共，什么加耕减耕！”朱友钦狠狠说：“我们只知道你亲弟弟朱友池是大汉奸！”

朱阿霸朝朱友清膝盖弯里使劲一踹，朱友清就跪倒了。又上来两个人，抖开绳索，套住朱友清的脖子，在两边胳膊上绕了两圈，归结到两个手腕，往后背上一提，紧紧地捆住。

朱友清被推出大门楼。朱莉背着弟弟在后面追赶着哭喊：“放了我爹……你们不能这样……”

朱友清挣扎着回过头来对女儿说：“别怕，孩子，照顾好弟弟，等你姐姐回来……”

天刚蒙蒙亮，溪尾村的村民们就奔走相告：“今天要抄朱家大院了……”

在村民眼里，神秘的朱家大院“璧园”是一座堆满金银财宝的宝库。

“璧园”是朱莉的爷爷朱光璧兴建的。

朱光璧年轻时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凭着唐人的精明毅勇、勤劳苦作，终于发财致富，在新加坡拥有多家商行，在马来西亚开辟了橡胶园，开办了矿山。近邻乡亲都纷纷前去投奔他，在他手下讨得一份差使，将收入以“侨批”源源汇回唐山养家活口。

民国十三年，朱光璧回到唐山，花了八万大洋，建了这座南北二重院，东西两侧双边巷并带有占地十亩的后花园的“四马拖车”巨宅，命名为“璧园”。“璧园”落成后，朱光璧同时给在镇上任小学校长的大儿子朱友清和在镇上开商铺的二儿子朱友池娶妻。并约定，谁先生下儿子，谁到南洋帮他经营庞大的家业。

此后，朱友清的太太姚氏夫人相隔五年生下女儿朱燕、朱莉。二房朱友池的太太没有生育。娶了一房姨太太，生下的都是女儿。

民国二十四年，朱光璧在南洋病危，急召大儿子朱友清远渡重洋，到南洋继承他一生创下的庞大家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均纷纷派员到南洋，在华侨中开展募捐。朱友清就在此时在新加坡结识了中共党员庄荣南，两人甚是投缘。在庄荣南的鼓动下，朱友清变卖了大部分家产，交由侨领陈嘉庚带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马来亚相继沦陷。朱友清变卖了最后一座采锡的

矿山，带领矿工，进入深山密林，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一次战斗中，由于叛徒出卖，朱友清带领的华工支队几近全军覆没。他幸得逃脱，辗转经泰国、云南回到溪尾村。

朱友清回到溪尾村后，发觉弟弟朱友池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他怒斥、苦劝均无效，朱友池最终还是当上了伪区长。

怒不可抑的朱友清把弟弟朱友池全家逐出“璧园”。

说来也奇，“璧园”大门楼前的回光壁两侧植有两株大榕树。每年盛夏傍晚，成群的白鹭停在榕树冠上，有的伸展翅膀婆娑起舞，有的用长喙梳理着雪白的羽毛，有的将脑袋藏在翼下，单腿独立而眠……但自从朱友池当了汉奸，白鹭几近绝迹。

朱友清站在大门楼前，望着如伞盖般的榕树冠，感叹道：“家门不幸，出了民族败类，鹭不来朝啊！”

溪尾村村小地少，没有一户地主，只有几户勤耕力作的农户勉强够上了富农。土改一开始，没收了这几户人家的部分耕地和农具，分给了村里几户赤贫的雇农。

看到临近乡村抄没地主的家产，不仅有田地、耕牛、农具和粮食，还有不少浮财……村农会主席朱友钦和民兵队长朱阿霸欣赏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不约而同地盯上了“璧园”。

“可是，”略略懂点政策的朱友钦说：“朱友清是归侨，听说还是爱国归侨……”

“咳！”朱阿霸一拍大腿。“你这人真是！你忘了朱友清的弟弟朱友池是伪区长、大汉奸！凭这一条就可以抄他朱友清的家！管他归侨不归侨、爱国不爱国！”

“要是……要是上级知道……追究下来……”朱友钦仍有点迟疑。

“抄了再说，上级追究下来我顶着！怕什么，顶多承认掌握政策不够准确！”

“行！”朱友钦一拍桌子：“抄‘璧园’！”

因此，就有了本章开篇的这一幕！

令朱友钦、朱阿霸大感失望的是，朱家大宅除了家具、衣服和藏书，没有一点金银珠宝和首饰！

家具、衣物、棉被被欢天喜地的村民搬走一空，朱家大宅转眼之间成为一座空宅。

看着散落满地的书籍和纸张，朱友钦和朱阿霸无论如何不相信，偌大一座“璧园”没有一点浮财！他们决定审问朱友清的二女儿。

朱莉慢慢地抬步跨进大厅。

朱友钦和朱阿霸一下看呆了。两人惊叹朱友清这二女儿出奇地美丽：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胸脯高耸。她的弟弟紧挨在她身旁，紧紧地抓住她的衣摆，使她

身上的衣服紧贴，更显出青春诱人的曲线！一条又长又黑的粗发辫垂到腰际。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透出一丝惊惧、一丝羞怯。一缕发丝垂绕耳鬓，使杏脸更显白润迷人……

朱友钦一下改变了声调，和蔼地对朱莉说：“二姑娘，别怕，我问你，家里的金银首饰藏在什么地方啊？”

“没……没有啊……”朱莉惊慌地连连摇头。

“没有？”朱阿霸挨近朱莉，低下头，双眼从朱莉的脖颈望到她胸前雪白的乳沟。斜眼望着朱友钦，眨眼淫声道：“你脖子上常戴的项链呢？”说着就伸手要摸朱莉的脸。

朱莉吓得连连后退，急急地说：“我原来是有一条项链，但不久前，我爹拿到镇上换钱买药啦……”

“妈的，哭穷！”朱阿霸骂道。

“真的，我们家确实没钱。平日里买米、买柴火油盐的钱，都是城里我舅舅接济的……”

朱友钦看了朱莉一眼，对朱阿霸说：“别吓着二姑娘，回去问朱友清！”

朱莉走上前，哀求朱友钦：“友钦叔，你们放我爹回来吧，求求你啦，我爹是好人，你们放他回来吧。我爹不在，夜里我和弟弟都害怕……”

纯真的少女，不知道她这最后一句话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也使他的弟弟一夜之间成为孤儿！

“你爹是好人？放他回来？你做梦吧！”朱阿霸恶声恶气地喊道。突然，他又拿腔控调，满脸淫笑地对朱莉说：“二姑娘夜里睡不着，我来陪你睡吧，怎么样？”

“走吧，走吧。”朱友钦皱了皱眉头，对朱阿霸说：“回去审问朱友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朱友钦、朱阿霸等人急匆匆赶回农会——朱家祠堂。

打开厢房一瞧，才发现昨夜匆忙中没有给朱友清松绑！被捆成一团的朱友清静静地躺在地上，一丝声息都没有。

朱友钦蹲下来抬手推了推朱友清的肩膀，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又伸过手去，按着朱友清的鼻孔。“死啦！”他惊叫着站了起来。

也许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勒得过紧，也许身体虚弱，经不住这种“粽子式”捆绑，也许气恨羞辱交加，总之，朱友清已气绝身亡！身体都变得僵硬，只有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似在叩问苍天：这是为什么！

“怎么办？”朱友钦问道。

“怎么办！”一直阴沉着脸的朱阿霸恶狠狠地说：“说是畏罪自杀，埋了算！”

一张破席，一抔黄土，埋了报国无门的侨商巨子。下埋时，没有人为他抚直卷屈的身躯，没有人为他按合死而不瞑的双目！

土坟前，朱莉姐弟哭得昏天黑地。

在溪尾村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故中，只有一家农户没有参加进来。这就是住在紧挨着朱家大院西侧边巷两间破屋里的阿宽婆一家。

今儿一早，听说朱友清被农会抓起来，要抄朱家大宅，老婆婆就将儿子朱友阳、儿媳石榴叫到跟前。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老婆婆一句一板地说：“阿阳啊，你父亲死后，我实在养不起你，我怕你饿死，不得已把你卖到山里。朱家老太太从城里回来，知道这件事，把我叫去。骂我糊涂！说再苦再难，也不能把儿子卖了。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老太太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要照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打算改嫁？我说我要动了改嫁的念头，我不得好死！我生是朱家的人，死是朱家的鬼！老太太说，好，这就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阿宽这一房不能绝！老太太问我把你卖了多少钱，我说，能卖得多少钱，就是给儿子找条活路，我收了人家六块龙银。老太太说，还给人家二十块龙银，把阳仔赎回来！”

“娘，你别说了。”朱友阳冷漠地说：“这事你不知说了多少遍了，有啥事你就吩咐吧。”

老婆婆看了一眼儿媳石榴，接着说：“阿阳你十七岁时，老太太又把我叫去。说是为咱家这房快点续上香火，要把她贴身的婢女石榴配给你。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想都不敢想啊！石榴啊，你是清楚的，老太太是把你当女儿一样嫁过来的，陪嫁了多少东西啊，村里人都羡慕死啦！老太太做神后，友清嫂也常常接济咱家……朱家是咱家的大恩人哪！……现在，朱家有难，咱们做人不能趁火打劫！阿阳，今日你哪也不能去，有人来找就说你病啦，泻肚子！石榴，你给我管好你那三个贼仔，谁也不准跨出家门一步！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儿孙！”

第二天傍晚，暮霭刚刚笼罩上村庄和田野。老婆婆挎着一口篮子，走出家门。她踉跄着来到溪边的坟场。老人低头弯腰辨认着，没有找到朱友清那没有石碑的土坟。她直起腰来，忽然看到几步外一个坟堆前好像趴着一个人！老婆婆吓得差点喊出声来。她定了定神，大着胆子慢慢地走过去，见是朱莉姐弟哭累了相拥着趴在父亲的坟头睡着了。“可怜的孩子，快醒醒！”

老人放下竹篮，拉起朱莉。

朱莉睁开哭肿了的双眼，哽咽着叫了一声：“阿婆……”就说不下去了。

老人颤巍巍地伸出手臂，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老天无眼，老天无眼啊……”老人低声凄楚地吟诉着。

“孩子，来、来……祭奠你们屈死的父亲吧！”老人掀起盖在篮子上的白布，端出两碗盛得冒尖的米饭、一条小鱼、一小片猪肉、四只鸡蛋。这是穷人家上坟的“三牲”，摆在坟前。

老人点燃了一把香，分给朱莉和弟弟每人三支，对姐弟俩说：“祭拜你们父

亲，让他放心去吧，魂灵早升天界！”

朱莉拉着弟弟，跪倒在父亲坟前，举香喊了一声“爹！”就又泣不成声。

老婆婆一手一个牵着朱莉姐弟俩，摸黑回到家里。一进门，儿媳石榴就埋怨说：“娘，天这么黑，你这是跑哪去啊……”一眼看到婆婆身后朱莉姐弟俩，她立即拉下脸来。

朱莉低着头，叫了一声“姑……”

石榴只冷冷地“嗯”了一声。

老人不搭理媳妇，拉着朱莉姐弟俩进屋，回头说：“打盆洗脸水来！”

石榴一扭身，走进屋里去了。

一会儿，石榴拉着丈夫走进婆婆的房间。

老人冷冷地瞪了儿子、儿媳一眼，没好气地说：“有什么话就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的意思……”

石榴推了推丈夫的手臂。“你说啊……你不说，我说！娘，不是我放肆说你，都这种时候了，你，你还把人带到家里来……今天，农会主席友钦叔找我说，要咱们家站稳……站稳什么立……立场……不能包庇汉奸家属……”

“放屁！”石榴话没说完，只听婆婆一拍大腿断喝一声。

“什么农会主席！”老婆婆鄙夷地说：“别人不知道，我老太婆能不知道他友钦的底细，真正一个好吃懒做的败家子，吃喝嫖赌的浪荡子！过去，有事没事总挨在朱家大门前，见着友清兄，一口一个朱先生，不就为了讨几个钱，去吃、去喝、去嫖、去赌！他还找过朱友池，死皮赖脸想在人家手下当差，朱友池连正眼都不瞧他。要是当初朱友池收留他，他朱友钦今日不也成了汉奸！现在倒好，成了农会主席！村里有几个正经的种田人瞧得起他，就你石榴把他的话说当圣旨！”

“你们……”老太婆越说越气，指着儿子、儿媳：“你们的良心被狗吃啦，别人不知，咱家就紧挨着朱家大院住着，你们不清楚友清叔跟他弟弟朱友池不是一路人吗！”

“好啊！”老太婆指着朱莉姐弟说：“你石榴说她姐弟是汉奸家属，朱家老太把你石榴当亲女儿，你也是汉奸家属！”

石榴满脸涨得通红，一跺脚，喊道：“我是卖到他们家当婢女的，我不是汉奸家属！”

听到十分刺耳的“汉奸家属”四个字，朱莉心中一紧一缩。耻辱、恐惧、惊慌、悲哀和气愤一齐涌上心头！她突然蹲下身来，猛地抱起弟弟，冲出阿婆的房门。

身后传来阿婆凄厉的叫喊：“回来，回来啊孩子，这叫我如何对得起你们死去的奶奶和爹娘……”

朱莉姐弟这一走，老阿婆至死不能原谅自己，不能原谅儿子和儿媳。因为，当天夜里……

夜里，老阿婆久久无法入睡。

近来，村里和家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媳妇石榴常常往农会跑，回来后神情亢奋，对婆婆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大。儿子阿阳只知道闷头干活，对其他事不闻不问。老阿婆听邻居说，石榴和农会那些积极分子，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打打闹闹。老阿婆觉得实在不成体统，一再告诫儿子要管教老婆。阿阳听后，只低头说了一句：“娘，你说管得了吗？”

老阿婆迷迷糊糊地想着心事。突然，围墙那边传来朱莉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爹——姐——娘！”

夜静更深，凄厉欲绝的呼救声使老阿婆头皮发痒、浑身起鸡皮疙瘩……突然，呼救声戛然而止，夜又沉入死寂之中。

老阿婆爬下床来，颤颤抖抖地摸到儿子房门前，用力拍打房门。“阿阳、石榴，快快起来，快过去看看，二姑娘在喊救命呢！”

房门打开，石榴一边扣着衣扣，一面打哈欠。“啊——娘，你睡迷糊了，做梦吧？”

阿阳把脑袋伸出蚊帐来，身子还坐在蚊帐里。老人走过来，一把将儿子拉下床。“快……快，快去救二姑娘！”

“娘，你好糊涂啊，你就不能少管点闲事！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们一家着想啊！现在，这种事，谁敢管啊！”石榴气咻咻地说。

“你……你……”老阿婆气得双手发抖，她指着石榴说：“你这忘恩负义的衰×，救人命，你竟说是闲事……”见儿子低头坐在床沿不动，老阿婆转过头对儿子说：“阿阳，你是不是男儿？你这青龟大鳖，你老婆不让去，你就不敢去！”说罢，抬脚就要转身出去。

石榴一把拉住婆婆，回头对丈夫喊：“友阳，你死啦！”

朱友阳溜下床，“咚”地一声跪下，双手抱住母亲的腰。“娘，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害了全家！”

老阿婆双腿一软，坐到地上，抬手捶打着地面，号啕大哭：“天啊……真是造孽啊……二姑娘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死后到阴间如何见她奶奶！”

天刚蒙蒙亮，一宿没睡的老阿婆来到朱家大门楼前，她使劲推了推大门，大门纹丝不动。她来到东侧边巷，见巷门紧闭着。她对着门缝低声喊：“二姑娘，二姑娘！”里头没有一点动静。

她走回到西侧边巷，扒着门缝正要朝里瞧，门慢慢地开了一条缝——里头没门！老人心中一阵恐慌。她推开门，走进巷子里，一眼看到水井旁边，一正一反两只绣花拖鞋。她跌跌撞撞挨到水井边，探头一望，一下跌坐在地上。

老阿婆几乎是爬着出了边巷的门，嘶喊着：“不好了，不好了，二姑娘投井了……二姑娘……投井了！”

太阳升起老高，朱友阳才把农会主席朱友钦给请来。朱阿霸紧紧跟在朱友钦

身后，不时瞥一眼朱友钦。

朱友钦慢腾腾地来到井边，探头一望，随即缩回身子，回头对朱阿霸说：“让几家富农各家来一个男人，把她捞上来，埋了。”他转身走出巷门，对围在门口的一群女人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汉奸的女儿，畏罪自尽，死了就死啦！”

朱家二姑娘朱莉的尸体从井里被捞上来。胸前的衣服被撕开，露着一对乌黑发紫的乳房，上面落满深深的齿痕，双眼睁得大大的，双手紧攥成拳……

小溪边坟场朱友清没有石碑的土坟旁又多了一堆黄土……

当朱莉的尸体被抬出去时，悲愤欲绝的老阿婆猛然想起朱莉有一个五六岁的弟弟。她慌慌张张地找遍了朱家大宅所有大大小小的房间。包括后花园的书斋和树下花丛，都没有见到这孩子的身影。她呐喊着“孩子，你在哪里，你快出来啊……”

她来到北面大厅，朝神龛跪下，叩了几个响头，匍匐在地。“老太太，我对不起你啊，我没能保护你孙女……你孙子又不见了……老太太，你显显灵，点示我上哪能找到他……”

突然，神龛底下传出“呜呜”的哭声，老阿婆一惊一乍，手脚着地爬了过去。

朱正雄从神龛底下爬了出来，浑身灰尘，满头满脸缠着蜘蛛网丝……

二

溪尾村十几户房屋不挡风雨的村民，欢天喜地地搬入了朱家大宅。

农会主席朱友钦没有住进“璧园”主宅。他看中了后花园。后花园书斋是一个小院落，四间房子连同一个宽敞的花厅，正够他一家人住。他将主宅东西边巷通后花园的门堵封，在北面围墙开了一个大门进出。后花园的奇花异草被砍伐一空，辟为菜园。

西边巷左侧四间房子和一间花厅，没人敢要。因为朱家二姑娘朱莉就死在巷中水井里。农会委员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这几间房屋分给朱友阳最为合适。一者他家是贫农，二者朱友阳的老婆石榴原是朱家的婢女。现在，贫苦农民翻身解放，仆人应该成为主人。石榴应住进朱家大宅，成为翻身做主人的象征。

此事又在朱友阳家引起一场争议。

老阿婆抱着朱正雄坐在床上，她悲愤而又无奈，对低着头闷坐的儿子说：“阿阳，你是一家之主，你说吧，搬还是不搬……”

老人有意提高一下儿子的地位，压一压在家中日益飞扬跋扈，不把婆婆和丈夫放在眼里的儿媳石榴。

朱友阳抬头望了一眼年迈的母亲，讷讷道：“农会……农会领导说……说咱家是贫农……要敢翻身……翻身……”

石榴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又回头瞪了婆婆一眼。

看着婆婆怀里搂着的朱正雄，石榴心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自从婆婆收留了朱家这孤儿，整天抱着、牵着，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生怕他受半点委屈。而对自己三个孙子都不管不顾，还张口闭口“衰仔”、“贼仔”、“流嘢”地骂。

“翻身！翻身做什么？翻身做主人！”石榴恶声恶气地对丈夫喊道：“看你那没用的样！”

“放屁！”老阿婆见儿媳骂儿子，抬手一拍床板，脱口骂道：“他没用，你三个贼仔是怎么屙出来的！”

“好啦，好啦，你们别吵了……”朱友阳一急就结巴，他望了望母亲，又望了望媳妇，咽了一口唾沫。“搬还是要搬……农会叫搬……能不搬么……可娘说，二……二姑娘被害死在巷里井中……这样的房屋……住了心中不踏实，不吉利……”

“你们怕，我不怕！”石榴尖声喊道：“他们有钱人活着欺压咱们，死了还能欺压咱们不成！友阳，你这死鬼，你一个男子汉，就这么迷信，你怕朱莉把你掠去啊！”

“你……你！”老阿婆气得浑身发抖，她抬手抚着胸前，张着口……

“娘，你……你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朱友阳走过来抚搓着母亲的后背。

老阿婆缓过气来，低下头，挥了挥手：“搬吧，搬吧，你们搬过去……我就住在这老屋……死在这老屋……”

朱友阳和老婆孩子一家五口搬进“璧园”西侧边巷。石榴终于实现了成为朱家大宅主人的梦想。可是，住在边巷右侧的几户人家，嫌边巷井里死了人晦气，都把通边巷的几个小门封了。石榴要到主宅去过一过当家做主人的瘾，得出了边巷再经大门楼进去。她到主宅那边几户人家去串了几次门，人家都用怪怪的目光望着她，待她不冷不热。她觉得没趣，也就不去了。

朱正雄在老阿婆的呵护下过了近一年平静的日子。老阿婆去世后，他又成了没人管的孤儿。

老阿婆是在酷暑时节的一天夜里去世的。

低矮的旧屋又闷又热，成群的蚊子轰鸣着往人身上叮。浑身长满痱子的朱正雄又躁又热，翻腾着睡不安稳，他不停地摇着老婆婆皮肉松垂的胳膊。“婆婆，搔痒痒，婆婆，扇风……”

老阿婆慢慢地抬起胳膊，轻轻地摇了摇葵扇，胳膊无力地垂下了。朱正雄再摇，老人再没发出一点声息……

老人下葬后，朱友阳夫妇收拾旧屋。

看着蜷缩在墙角，睁大着一双惊惶的大眼睛的朱正雄，朱友阳问石榴：“这孩子怎么办？”

石榴想了想，对朱友阳说：“这样吧，咱小三今年八岁了，村小学的李老师前几天上门来动员，让送小三去上学念书。就让这衰仔顶咱小三去放牛，咱家可不能白养他！”

“可这孩子才六七岁，又这么瘦小……”

“怎么，你还想像你母亲一样把他当公子哥供着？六七岁，不小了。我卖到他们家当婢女时，比他大不了多少！再说，咱小三不也是六七岁就去放牛！”

“好吧，听你的……”

就这样，朱正雄成了朱友阳家的放牛娃。

两间不挡风雨的破屋，一间堆柴草，一间做牛寮。过去拴在树下的黄牛，夜里牵进旧屋。

石榴不让朱正雄住进家里，说让他睡在柴草堆就行了。朱友阳看不过去，找来一片门板，用砖头架起，算是朱正雄的床。

每到吃饭时，朱友阳一家吃过，才让朱正雄吃。而石榴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总把饭菜一扫而光。朱正雄每顿只能喝锅里剩下的难见米粒的稀汤……

看着这孩子发绿的脸色，饿狗般的目光，朱友阳于心不忍，有时到牛寮来，

偷偷塞给他半截凉番薯，一个小芋头。

春分时节的清晨，浓雾飘浮在村庄、田野和小溪水面。浓雾中出现一个模糊瘦小的身影，朝村头的一排粪坑走来。

他弓着腰，双手紧紧地握着架在肩上的锄把，吃力地往下按着。肩后的锄把上挂着盛满牛粪的粪筐，粪筐紧靠着他的腰背。他一步一步地挨到粪坑边。他蹲下来放下背后的粪筐，抽出锄把，低着头站了一会儿，似是憋足了劲，双手抓起粪筐，把它贴着小肚皮，吃力地抬到粪坑边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粪筐，往前一倾。“嘭”的一声，牛粪倾落在粪坑里，喷溅上的粪水溅得他满头满脸。他抬起脏兮兮的小手，抹了抹嘴，“呸！”“呸！”地连连往地上吐口水。

他拿起锄头，用锄把挑上粪筐，扛在肩上，朝路边的池塘走去。

他蹲在水边，捧起池水抹脸，在水里洗净手肘上、脚上的牛粪。又把沾满牛粪的粪筐洗干净，扛起锄头，把粪筐绳子挂在肩上，慢慢地走回村里。

太阳升起来，浓雾慢慢散了。

他牵着牛到溪边的坟场去吃草。

坟场靠小溪的一边，青草绿绿的，但他不把牛牵到那边去。因为去年夏天，他刚当上放牛娃不久，一起放牛的一个比他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指着两个土堆对他说那里埋着他的父亲和姐姐。说着这个男孩领着七八个孩子在土堆上跳着、踩着，口里叫着：“汉奸、反革命！反革命、汉奸！”

他茫然地望着两个已长满杂草的坟堆。

从那以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放牛就远远地避开那里，绝不把牛牵到那里去吃草。

这是一头非常漂亮的母黄牛，通体的毛色黄油油的，膘肥体壮，臀部浑圆。

母牛今天很异常。

平时里埋头啃草，温温顺顺的它，今天变得烦躁不安，平日里低垂轻轻摆动的尾巴今天高高扬起，几次挣脱他紧紧抓着牛绳的双手撒蹄奔跑……

他心里害怕极了，他怕牛跑掉去啃吃、践踏人家田里的庄稼。

去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刚刚还是满地阳光，突然空中就乌云翻滚，不时划过道道白炽的闪电，响起阵阵隆隆的雷声……暴风雨就要来了。

放牛的孩子们都急急忙忙赶着牛跑回村里避雨。

可是，他不敢回村去，因为牛还没有吃饱。牛的肚子如果没有吃得撑得滚圆，阳叔家里那个干瘦、黄头发、满口暴牙的女人就会咒骂他，不让他喝粥。阳叔的三个儿子就会推他、踢他。特别是阳叔的大儿子大牙，几次拧着他的耳朵，骂他是光会吃饭，不会干活的饭桶，说他们家白养了他……

起风了，风刮下新坟上的白色纸钱在地上飘转着。粗大的雨点随风斜打在草地上、坟堆上、池塘里、溪水面上……雨点打到他身上，他感到隐隐的麻痛。

他拉着牛，躲到一座大坟前，把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紧紧地贴着墓碑，把



竹笠从头上取下来，挡在身前，一只手不忘紧紧地抓住牛绳。

母牛不时地摇摇头，抖抖身子，抖落打在身上的雨水。它睁着一对善良的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缩成一团瘦小可怜的孩子……

夏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

浑身湿漉漉的他从坟前站起来，甩了甩竹笠，脱下又破又脏的褂子，拧掉雨水，摊搭在牛背上。脱下小裤头，拧干又穿上。

他牵着牛，离开坟前，来到一片绿草地上。他抬起小手，轻轻地拍了拍牛脖子，亲切地对母牛说：“吃吧，吃吧，吃饱了咱们就回家。”

在他眼里，这头牛不是牲口，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

突然，背后有人大喊：“原来是你这汉奸仔！”

他一哆嗦，转过头来。

面前站着一个粗壮高大的男人。

他只能够到这个铁塔般大人的胸口，他畏惧地仰起头来望着。

这个凶神恶煞般的男人是阿霸。

阿霸一手夺过他手里的牛绳，一手狠狠地揪住他的耳朵，把他脚不踮地拉到一畦稻田边。

“你这汉奸仔，让牛吃了我田里一大片稻苗，你不怕死啊？”

吓傻了的他愣愣地看着水田里一大片水稻没了叶片，有的连莖拔起，浮在水面上……“我牵着牛……没松手……不是我的牛吃了稻苗……”

“你还敢顶嘴！这里就你一个放牛！”阿霸左右开弓，狠狠搯了他两个耳光，顺手一推，他跌坐在水田里。

周围的世界一下静寂下来，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从水田里爬起来，用沾满泥水的小手摸着肿胀发麻的脸颊。

晚上，朱友阳赔了阿霸三十斤稻谷。

朱友阳从阿霸家门前的小树下解下拴着的黄牛，低头看着被反背着双手捆在石柱子上那瘦小的身躯，犹豫着。抬头见黑沉着脸站在门口的阿霸没有吭声，他才慢慢弯下腰来，解开捆着那双小手的粗绳子……

石榴心疼三十斤稻谷，把锅里剩下的几截凉番薯倒在猪槽里。“哼！我让你吃，我让你吃！”

母牛撒欢在前面奔跃着，他在后面紧追着，几次蹲下来想捡起地上的牛绳，可是母牛又拖着牛绳跑掉了……

突然，“呼哧呼哧”地奔过来一头黑壮的牛牯！

他一下吓坏了。黑牛牯尖利的犄角会把母牛抵伤！他不止一次地见过两头牛抵得头破血流。

奇怪的是母牛见到牛牯，一下停住四蹄，歪着脑袋，迎着牛牯慢慢挨了过

